



萤火照空迎大暑

文/唐红生

大暑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侯集解》：“暑，热也，就热之中分为大小，月初为小，月中为大，今则热气犹大也。”不过，暑和热还有点不同，热与火相关，暑与水相关，热近燥如烘，暑近湿如蒸，暑是一种湿润酷热的感觉。大暑一般处在三伏天中伏，正所谓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。

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，采取了富有浓郁中国风情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，大暑用的诗句是“桂轮开子夜，萤火照空时。”出自唐代诗人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大暑六月中》。你看，一轮圆月子夜时分冉冉升起，萤火虫在静静的夜空中上下翻飞，划出一道道闪烁的光亮。月亮与萤火虫一大一小、一静一动，光影相映，多么唯美、多么清幽啊！让我们似乎忘了眼下正处于暑热中。

开幕式上这句诗，正契合大暑一候腐草为萤。萤火虫产卵于枯草上，后卵化而出，古人误以为萤火虫由腐草化成。萤火虫对儿时的我来说，是一个美丽的童话。记得在农村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萤火虫开始在眼前划过。这些夜的精灵仿佛很害羞，躲着蒙蒙月色，在幽深的树丛中尽情撒欢。我同小伙伴们来到村头田野，经过烈日烤晒，庄稼散发泥土芬芳。成千上万只萤火虫悬浮在无尽的夜色中，轻盈的身姿发出点点橙黄，忽闪忽亮，忽疾忽徐，如梦如幻，充满浪漫气息。

大暑二候土润溽暑，三候大雨时行。第三候说的是大雨天气频繁出现。太阳早早地升起，亮晃晃的，一步步增加热量，如烈火般炙烤着大地。在这炎热天气中，最期盼来一场雨。大暑的脾性热烈而多变，闷热了几天，突然会在某个时候天空变暗，乌云滚滚，一阵狂风袭来，闪电划破天际，暴雨哗哗地倾盆落

下，燥热瞬间冲走。但一般不会太长，骤雨过后气温又会上升。

大暑似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将万物推向新高度。农谚说：“大暑无酷热，五谷多不结”。自然界需要酷热，也需要雨的润泽。在高温和急雨轮番催促下，玉米长出了“胡须”，水稻开始孕育抽穗，棉花的桃越鼓越大，极力展现生命之绚烂。黄瓜、冬瓜、南瓜、西瓜……日夜不停地疯长，果实藏在茂盛的绿叶中。茄子、豇豆、辣椒赛着速度生长。

大暑花少，但花开得有个性。“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的荷花自不用多说，紫薇有点怪，看上去没有树皮，可是，淡红、紫色的花，一朵挨着一朵，层层叠叠，灿若彩霞，绮丽动人。“谁道花无百日红，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紫薇花期特别长，有一百来天，把一抹抹紫红高高举起，尽情挥洒，与骄阳共同描绘一出“满堂红”。

家乡有句老话：夏天一碗绿豆汤，解毒去暑赛仙方。其实，中医很早就认识到绿豆具有清热解毒功效。儿时在农村，自家收获的绿豆，母亲会留一部分存放在塑料瓶里，防止生虫。到这个时候拿出来煮绿豆汤。母亲自有一套方法，先将绿豆洗净，沥干水分倒入锅中，加入适量开水，煮开后改用中火。当水分快干时，加入大量开水，盖上锅盖继续煮一会儿即可。再加点冰糖，放在井水中降温。午睡后，喝上一大碗绿豆汤，绿豆酥烂绵软，汤汁甜丝丝、冰凉凉的，清凉气息扑面，周身舒爽畅快。

蝉鸣声声，蛙鼓阵阵，播响了盛夏，热闹了大暑。那激情澎湃的气势、活力四射的力量是大暑炽热的表达。经过酷暑，植物渐渐成熟，萤火虫也在发光，活出了别样的精彩与灿然。人也如此，只有经过一次次磨炼，才渐渐走向成熟。

山河之恙 浮萍有根

——读《77人的“78天”》有感

文/陈星

《镇江日报》高级记者王景曙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《77人的“78天”》，以平实的笔法、简朴的文字，全景式记录了2020年1月26日至2020年4月12日，镇江从“先遣6勇士”到相继多个批次总派兵77人的医疗援鄂经过。77名镇江勇士在湖北接续奋战了78天，不辱使命，安全凯旋。

通读本书，感触良多，除纪实文学独有的客观性、艺术性外，我更感受到了一种宏大感。其中，真实与亲和，是我对《77人的“78天”》读后的最深刻体会。生死挑战的危急关头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守望相助，医护与病患间的不离不弃，家人与亲属间的互相理解，共同构成了一张巨大防护网，将天灾阻隔。

3年来，记录抗疫的文字虽多，但极少能将抗疫背景与个人经历完美融合。本书采用蒙太奇般的叙事方式，转连剪辑多个视角，从初出茅庐的医护97后汤倩，到经验丰富的护士长冯丽萍；从镇江医生到武汉医生；从被拯救的患者到担心医护安危的家属。阅读中，我仿佛看见了这些人物跃出字里行间，带着或坚毅、或喜悦、或疲惫、或放松的表情，手拉着手，奋力前行，身后留下一行水径。水径由汗水和泪水构成，将长夜微光，映成了漫天彩霞。

在书中，每一个人物的都不是生来的英雄，他们有家人，有羁绊，有犹豫，有挣

扎。有临近婚期的姑娘，有牵挂父母的男儿，有喜得幼子的爸爸，有不舍离家的母亲。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可以选择不必主动请缨、可以不去湖北前线参战，但每一个人都因为同样的理由挺身而出，这个理由就是祖国的召唤、同胞的需要、使命的引领。

今天，疫情防控这场“人民战争、总体战、阻击战”仍在进行。每个人都置身其中，概莫能外，但随着战线的拉长，“躺平”“放开”的思想在一些人心中蔓延。《77人的“78天”》既是对当年湖北抗疫的历史性回顾，更是今日唤醒那些“躺平者”坚定信念、继续战斗的号角，激励他们彻底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

山河之恙中，每个人宛如浮萍，貌似无处可藏，而实质上浮萍是有根的，国家就是他们的根。一朵浮萍力量微弱，但无数浮萍聚合一起，就是接天莲叶，可以遮云蔽日。寒山雪水终有尽，映日春花复又红。《77人的“78天”》这本书向我们昭示：只要始终以昂扬的脚步去迎接春风，姹紫嫣红的鲜花定会与我们相拥！



文/祝诚

套数【南吕】一枝花·合箏

乔吉

酒酣春色浓，帘卷花阴静。佳人娇和曲，豪客醉弹箏。心与手调停，敛袂待弦初定，雁行斜江月影。搦银甲指拨轻清，按金缕歌喉数声。

这是著名元曲家乔吉的一套【南吕】一枝花，用的是其基本套式，即仅由【一枝花】（梁州第七）和【尾】三曲组成。他曾提出“风头、猪肚、豹尾”的散曲作法，说“起要美丽，中要浩荡，结要响亮。尤贵在首尾贯串，意思清新。”今不妨赏其曲，以证其说。

标题“合箏”，意为应和箏曲而歌。这位“弹箏”者是谁？那位“和曲”者又是谁？他们是否配合默契？若再进一步问：他们是否正是双苏爱情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呢？我们且来探索其奥秘，赏析其题旨。

“酒酣春色浓，帘卷花阴静。”按照【一枝花】曲律要求，该曲专门用作套数首牌，故先作置首。其一、二句，三、四句，六、七句，八、九句均应对仗。所以这里开篇两句即为对句，写其奏唱的时令与情景。说主人公在一个“春色浓”、“花阴静”的时节，一番酒酣耳热之后，就欲乘兴怡情“弹箏”唱曲了。于是，三、四句就写弹唱的二人：“佳人娇和曲，豪客醉弹箏。”只见这男贵宾带着醉意弹起箏来，而身旁的歌姬正准备着以娇美的歌喉“合箏”而歌。这又是一组对句。看来他们颇为默契。你看这位豪客刚刚心引手动，片刻就调弦停当，校准音高，便可奏曲了。而身旁的歌姬则心领神会，立即“敛袂”而起，作好了运气发声的歌唱姿势，但“待弦初定”，她便和箏高歌了。恰见此时星辰闪烁的夜空中，正有一队人字形的雁行横穿过江上月影。这六、七句又是一组对句，尽管它不甚工对，但对营造这春江花月夜的意境来说，却相当成功。它把原本局促在室内一隅的情景宕开了一笔，引申到星月光华的江上，这就为下面要写的“合箏”之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：从余音绕梁扩展到响遏行云。

曲末，则又用一组对句：“搦银甲指拨轻清，按金缕歌喉数声。”“搦”，弹拨。即用五指拨弄。如张可久【越调】凭阑人：“江水澄澄江月明，江上何人搦玉箏？”“银甲”，银质的义甲。套于指上，以便弹拨。“按”，依照。“金缕”，指《金缕曲》。前句是写豪客弹箏指法高妙，既轻且清；后句是写佳人依照所弹的《金缕曲》试和了“歌喉数声”。如果说，该曲【一枝花】应如乔吉所谓之“凤头”，那么这末二句，就是这“凤头”上的“凤冠”了。

乔吉心中的散曲，“起要美丽”如“凤头”，此曲9句中就有8句构成4组对句。这不管是从内容需要还是句式美感来看，确实“美丽”。这种由对仗构成的对称美，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对应互映美学形态，自然美轮美奂。明乎此，我们也就明白我国的诗教为什么要从背《笠翁对韵》学做对子开始了。

